

尚書精義卷五

宋 黃倫 撰

臯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臯陶謨益稷
無垢曰臯陶言克艱之意以矢謨大禹行克艱之說
以成功舜何為哉恭己南面優游無為垂衣廟堂之
上各因其所長而稱薦慰安之豈有私意哉使陳謨
者成功者各安心肆意展盡四體盡行其所學以惠
天下四海焉

張氏曰謀之已定謂之謨興事造業謂之功謨者坐

而論道之事功者作而行之事也作而行之非所以命禹故其名篇則謂之大禹謨雖然皋陶以謨則其絕德在謨者也禹以功則其絕德在功者也此經所以于皋陶言謨于禹言功各以其尤大者而稱之也有謨矣然後有功故經先言皋陶矢厥謨然後言禹成厥功以謨對功則皋陶之謨固不若禹功之大此篇之序所以先大禹然後皋陶

大禹謨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祇承于帝

張氏曰域中有四大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王者體道之大以配乎天地故其見于事業所以為大禹之所謂大者蓋禹以功而王其業之所以大故也文命禹之號也以其有以賁飾於事故謂之文以其有以號令於下故謂之命禹之所以為王者在此而已故其號所以因之者也敷于四海則為下為民是也祇承于帝則為上為德是也下有以敷于四海則惠澤之施溥矣上有以祇承于帝則欽順之道盡矣

蕭氏曰舜之事皆同乎堯故曰重華協于帝禹之事

則有異乎舜故曰文命敷于四海祇承于帝文則非獨為之華而命之則在我事雖有所不合而意則祇承之也或曰文命稱禹者猶放勳之於堯也

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無垢曰克艱之義其大矣乎以此處心則不欺暗室不愧屋漏以此處身則言無可擇行無過舉以此治家則女正乎內男正位乎外以此治國治天下則事察其微幾戒于早臨兆民若馭六馬見宴安若嗜鴆毒其敢輕乎君以克艱待臣下臣以克艱事君父各

在做戒修省之地其誠心相感實德交孚此風一行黎民自然樂于趨善矣夫民敏德之幾非在他也仍在乎君臣克艱之際耳使君克艱于上臣克艱于下則事不敢忽義不敢違思慮反覆號令叅審凡有施為無不當于心人合于公論民之從之也若走下之水傳命之郵此自然之理也

黃氏曰古之人君以任天下為憂而後世以得天下為樂古之人臣以事君為憂而後世以得君為樂憂之則必知其難矣可憂而樂焉則易易則慢慢則弛

此天下所以多亂也歟孔子曰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夫子謂知為君之難可以興邦則知為臣之不易可以興邦矣

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眾舍已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

無垢曰虛心屈己故善言日聞賢者日進四方萬里之遠民情之細微物態之變故利害是非千百年之禍福皆皎然在於几席之間矣此萬邦所以咸寧也

其克艱之狀如何不敢獨斷而考於眾謀不敢自是而舍已從人不敢自安而矜憐無告之窮民不敢自高而禮遇天下之寒士合此四事以觀堯之心每見其兢業憂懃若危亡之立至而禍患之必來也凡禹之所言他人所憚者堯皆身親而心安之此所以言惟帝時克也惟舜處于克艱之地故深肯禹之言又深見堯克艱之心而能形容此數語也

高氏郢曰眾心成城眾口鑠金則輿人之誦不可輕故書曰罔弗百姓以從已之欲易曰聖人感人心而

天下和平詩曰豈弟君子神所勞矣此言王者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必稽於衆而順乎人則自然之福不求而自至未然之禍不除而自絕矣

陳氏曰克能也稽于衆舍己從人此聽言之事也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此逮下之事也衆言皆稽之况嘉言乎困窮猶不廢之况大禹乎然聽言逮下克之能事也舜敢廢之乎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

無垢曰廣者大也運者行而不止也克德廣大行而不止此所以行於克艱之中而不急迫又以聖神武文行於克艱之中而不拘攣出入闔闢何所不可豈以為克艱而反急迫拘攣哉即形而下造形而上茲其所以為克與然則欲求廣運聖神武文者不求之他求之克艱足矣

張氏曰廣言克德之體運言克德之用其大無疆而所施者博德之廣也其動不息而所行者疾德之運也克有廣運之德入與道俱則為乃聖乃神出與事

顯則為乃武乃文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
謂神聖而後神道之序也戡定禍亂而為武經天緯
地而為文武而後文者事之序也堯有聖神武文之
德此皇天之所以眷命而使之奄有四海為天下君
宜矣四海遠矣非有德者不能奄而有之天下大矣
非有德者不能君而臨之謂之奄不特有之而已至
於為天下君又見其出命以尹眾者也

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無垢曰順于道理者吉則隨之非道理之外又有吉

也當其順于道理時此即吉也此古之論福者曰百
順之名也且謂體信而達義者謂之順而詩人指葛
藟纍之謂之福履其禹之意與然而禹於益之意外
又立從逆凶之說以發明之此亦禹始終於克艱之
意也夫從逆即是凶不必謂逆之外則有凶也昔燕
王旦謀反日深變怪愈至如大風折木鼠舞端門失
火城樓此怪非自外來也即且惡逆之心凝結成象
耳豈自外來哉此君子所以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
乎其所不聞而不愧屋漏不欺暗室誠諸中形諸外

此理之所自然者也如影之隨形響之隨聲影即形也豈形之外復有影乎響即聲也豈響之外復有聲乎禹是以知吉即惠迪凶即從逆非于順道之外別有吉從逆之外別有凶禹之此意以謂使吉在道外則福可邀使凶在逆外則禍可避如此則異端得志而吾道衰矣不可不謹于此

張氏曰惠迪者順道之謂也故天命之以吉反是而從逆則凶矣夫順逆之理吉凶之報至于不旋踵而至而無毫髮之差如影之于形曲直長短因之而已

如響之於聲洪纖高下應之而已所謂如影響者其報應之驗也

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無垢曰虞度也謂于未可億度以前未然未形早為儆戒也夫身欲逸心欲樂此天下萬世同情也逸不已必至于蕩樂不已必至于淫使舜在畎畝時與木石居與鹿豕遊與頑嚚傲弟處何俟於益之進戒今

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耳目與昔時異事幾與昔時異
處於逸樂之地而不見憂患之侵其習已慣其幾已
熟已逸而又求逸得無蕩乎已樂而又求樂得無淫
乎益之歎息而徹愆蓋謂此也 又曰大抵人心有
三事可行則行可止則止既非可行又非可止則為
疑矣守法度可行則行也故能任賢不貳罔遊于逸
罔淫于樂可止則止也故能去邪勿疑疑於可行而
又不敢行疑於可止而又不敢止此疑也乃蕩淫之
漸而失法度之幾也蓄之于心終必害道斷然斥去

第據可行可止明白光輝者而行止之如此則吾心
之所向無不高明光大矣此百志所以熙也然而行
不可急也當循序而行之行之太急則違道以干譽
矣如德宗早歲用崔祐甫杖卻光超行之太急事不
終久晚歲乃任盧杞而黜陸贄是其始時特違道以
干譽耳違道即不循序而太急也止亦不可急也當
循序而止之止之太急則拂百姓以從己之欲矣如
梁武帝初年捨身茹菜以率士民無不從風而靡晚
歲乃信朱异而任侯景是其始時特拂百姓以從己

之欲耳。嗚百姓則不循序而太急也。夫天理自然，豈可以私智亂之法度？乃先聖之法度是天理也，非私智也。或行或止，皆當循之。倘出于法度之外而增損一毫，非干譽即從欲耳。

史氏曰：得民心難，失民心易。得失之原，不過道與欲而已矣。蓋道出於天下之公共，欲本一人之私情。違道者干百姓之譽，而終不可得；專欲者嗚百姓之情，而有所不顧。道衰而欲勝，民心之不失者未之有也。又曰：何謂道仁義禮樂歸于大中至正者？是也。何

謂欲聲色貨利流于放僻邪侈者？是也。

張氏曰：法度者先王所賴以為治也。在我者有法則下斯守法矣；在我者有度則人皆謹度矣。法度一失，則經紀以之，大壞法度，其可失者哉。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無垢曰：夫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凝聚而生者也。然而有常產者有常心，無常

產者無常心顧上所以養之如何耳養如農夫之養
禾慈母之養赤子不惰以失節不急以助長滋以膏
液時其渴飢去螟螣之害適寒煖之宜然後暘茂秀
發光明碩大千倉萬箱五常百行以享終歲之飽而
為克家之子焉養民亦猶是也水火金木土穀以遂
其日用之急正德利用厚生以安其天與之性先富
後教不失其序發揚感興不失其和進勤勞而斥怠
惰勉辛勤而去康樂此戒之用休也宅不毛者有里
布田不畊者出屋粟兕觥以辱之撻罰以恥之董之

用威也歌載芟之詩咏良耜之頌沐浴膏澤歌咏勤
苦使樂其事而忘其勞此勸之以九歌也夫於艱難
之中而自有一時之適使之樂以感發而忘其辛苦
此長久之道也又曰顧大禹當日之意以謂正德
以正其心利用以致其用厚生以樂其生此所以養
之也如人主不荒于酒色不盤于遊畋此正德以養
之也法度如江河之有限防號令如風雷之能鼓舞
此利用以養之也孔穎達謂薄征徭輕賦稅不奪農
時使民生計有餘衣食豐足以謂厚生以養之理或

然矣

林氏希曰已能成人然後可以成於人成人者可與謀道成於人者可與謀教此正德之所以先也德孰為大善政為大政孰為大養民為大此則利用厚生所以次也是之謂三事人非天則不得其生非地不得其養非聖人不得其所以為人故聖人因天下之材立天下之道屬乎天者則脩之屬乎人者則和之脩之故成萬物之體和之故歲萬物之用夫是謂之有功有功謂有敘天覆其德地載其利而民卒不知

所以然之者則亦歌之而已矣又曰當斯時也六府修三事和而九歌應之然禹猶務勸其君以致於勿壞則凡修之利不足加于世和之道不足徧于物雖有舜禹且不能以使之歌也况不為舜禹者乎

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張氏曰地平者水土之平也天時者四時之和也原隍至于底績萊夷可以作牧則地平可知東作西成不失其序南訛朔易不乖其次則天成可知橫流之初天下無適而非水民之昏墊不得平土而居之則

地未平矣地未平則天何自而成哉此所以先言地
平而後言天成也

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
不怠總朕師

張氏日記曰八十九十日耄百年日期頤耄言乎其
昏也期者指是以為期也期則當頤以養之之時舜
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其宅帝位又至于三十有三
載此所謂耄期之年也耄則昏矣昏則不可以有為
期則養之時也養則不可以有為此舜之所以倦于

勤夫天下之事日出而無窮惟孜孜克勤然後足以
有濟今也耄期而倦于勤此所以欲遜位于禹而使
之總師也嘗觀禹之治水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
入舜嘗稱其克勤于邦則禹之不怠可知矣惟不怠
然後可以總朕師

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臯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
無垢曰夫臯陶刑官也朝夕所論者禦戎夷與夫治
寇賊姦宄五刑五流五宅三就三居之事小則墨劓
大則大辟又其大則陳之原野之刑爾何以知其為

邁種德哉非深知臯陶之所存其誰能於刑見其為德耶予觀寒朗徐有功傳見其於告寔謀反事使人主怒不得行威不能至瀕於死而不愆孳孳以人命為重而不顧一身之死生舜大聖明雖當時固無冤枉之獄然于有罪者想見臯陶以身體之時其飢渴審其寒暑不使一毫之寃意外之苦其脫免無罪辨折難明固已出人意外至其就刑而赴死者亦矜憐撫恤傷痛咨嗟悼其失路而憫其無知使悔過於無形而修身於將來者又不可勝數也

顏氏曰舜之將禪禹也禹遜以臯陶夫禹之所遜者必衆賢之優也而臯陶之所以優於衆人者何邪天下固有以德而懷人者矣未有以刑而能懷人者也此臯陶之所以優也

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

無垢曰夫操則存舍則亡此人之心也操之則為德舍之則為欲矣念茲者操之也在茲者操其存也念念既久德機愈熟德本愈深雖舍之亦不亡也釋茲

者舍之也在茲者不亡也種德至於舍之而不亡則德遠而大夫既遠而大不能自己雖無意于此德然發於聲音言語者亦自然無非德也故曰名言茲在茲至其未發於聲音語言而動於念慮者亦無非此德也故曰允出茲在茲至此則人與德相忘矣原其本初特念之一字而已所以又指舜曰惟帝念功以言念之功如此也又曰孔子十五而志於學志念也至于立至于不惑至于知天命至于耳順皆念茲在茲也至于從心不踰矩此釋茲在茲也豈特孔子

傳說告高宗曰允懷于茲念終始典于學念茲在茲也曰厥德修罔覺釋茲在茲也聖賢相傳無非此念其可忽哉

張氏曰思而不忘謂之念存而察之謂之在念茲在茲者念此人則當察此人而有可念之道也釋而廢則不念矣釋茲在茲者釋此人則亦察此人而有不

可忘之理也念茲而不在茲則所念者未必有功釋茲而不在茲則所釋者未必有罪也名言茲在茲者名其人言其事所名之人未必果賢也所言之事未

必果是也故當察此人之賢否此事之是非然後可
以名言之矣允出茲在茲者信出于此道然此道未
必皆可必當察此道之可否然後可以允出之矣禹
以為臯陶在所當念不在所當釋也名其人則臯陶
之賢在所可名矣言其事則臯陶之行在所可言矣
允出於禪位則臯陶在所當禪不在所當廢矣故終
之曰惟帝念功蓋亦以臯陶之功非所可忘也

帝曰臯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
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

無垢曰夫臣庶所以犯刑者則以其心不正也不正
之念起于微茫長于芽蘖倘或縱之蕩如狂瀾不可
收拾至於為寇賊姦宄而不知恥矣聖人憂之故設
為五刑小有墨劓大有大辟或刑於朝或刑于市又
其大有陳之原野者使見之者驚聞之者沮所以折
天下不正之念而使消殞于無形之間也豈好殺人
也哉今舜之臣庶其心至正至無有一毫邪念犯舜
之正者夫臣庶之心正何與于舜而謂乃舜之正哉
蓋舜以天下通為一體者也使天下臣庶有一邪念

犯其心之正者即犯舜之正也然則臣庶不以邪犯正是誰之力哉乃臯陶明五刑之功也明五刑於此則臣庶知邪念不收必墮刑獄皆儆戒檢察而不敢放肆如此則邪念消殞矣邪念消殞自然歸于仁義禮智信之中而識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用矣以弼五教夫復何疑臯陶之明刑果何為哉期于舜之天下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大治也豈好殺人哉期天下無一人犯法而後已使天下無一人犯法則天下之心皆正可知矣其心既正不待教令不煩鞭

扑措心積慮自然合於中道矣

史氏曰任法者不若責之以人任人者不若勉之以功以舜為君法不待於任以臯陶為臣功不待于勉然必區區為是者蓋治道之常有不可得而忽也夫五刑之設不獨待天下之有罪亦所以明天下之無罪自臯陶為士始至於弼教而終至於無刑皆豈任法之故耶始于大臣庶官罔干予正終於天下之民皆協於中則非任人有所不能也舍法而任人因人而有功為帝舜者其可不以是而勉之哉

臯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釋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無垢曰設法如江河使民易避下令如流水使民易從在下者不苦其煩處衆者不患其急罰止一身而不及嗣賞延于世非止其身過無大而宥使人有自新之路故無小而不刑使人有謹獨之心罪疑惟輕無刻薄之態也功疑惟重有忠厚之風也求舜之處心與其殺不辜以勵威寧若失不經以取謗積此

數事深見舜好生之德矣夫舉一好生之心則天下無不感動且如罰不及嗣宥過無大罪疑惟輕每舉一事則天下皆起寬恕之心矣賞延于世功疑惟重每舉一事則天下皆起樂善之心矣一事尚然而況事事如此乎所以好生之德漸漬優渥洽于民心民心皆為忠恕皆自樂善邪念消殞中正自生不犯有司夫何足怪

史氏曰德不失於中則政無往不中政不外乎中則民奚為而不中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

乎不失之過不失之不及此德之所以罔愆也簡之所臨寬之所御罰之所及賞之所延刑宥之小大功罪之輕重凡行之於政者自然無往而不中矣是數者寧可失于不常不可殺于無辜忠厚之所寓推義之所立故也好生之德洽民如此民奚為而不中哉東坡曰傳曰賞疑從與所以廣恩也罰疑從去所以謹罰也當堯之時皋陶為士將殺人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四岳曰鯀可用堯曰不可鯀方命圯族既而曰

試之何堯之不聽皋陶之殺人而從四岳之用鯀也然而聖人之意蓋亦可見矣 又曰可以賞可以無

賞賞之過乎仁可以罰可以無罰罰之過乎義過乎仁不失為君子而過乎義則流而入于忍人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古者賞不以爵祿刑不以刀鋸賞以爵祿是賞之道行於爵祿之所加不行於爵祿之所不加刑以刀鋸是刑之威施於刀鋸之所及不施於刀鋸之所不及先王知天下之善不勝賞而爵祿不足以勸也知天下之惡不勝刑而刀鋸不足以裁也

是故疑而則舉而歸之於仁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歸於君子長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

余氏曰聖人勸善所欲也懲惡不得已也以所欲之心行不得已之政知其所以然也又其君臣相戒飭之辭曰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刑期于無刑而申之欽恤之言其不得已者亦所以弼教終必期于無刑而已矣其功罪疑者又非率然以意輕重之也蓋其君臣雖聖且賢不敢以神明自德猶懷天下之

疑故凡賞一功刑一罪公卿可士大夫可庶人可然後寘于爵位麗于刑辟衆之所疑者乃付輕重之議蓋舜臯陶善與天下之人同其好惡然耳

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無垢曰夫舜之欲何欲哉其所欲者臣庶不干予正民協于中爾今臯陶明刑弼教折邪心于不聞起中正而有象五刑既明墨劓剕宮大辟閱實其罪使見者神驚聞者色沮四方震動不敢萌不正之心常若臯陶之明照燭於暗室屋漏無人之處而莫敢肆其

邪焉惟乃之休豈曰虛語

張氏曰無為而治者舜之所欲也然非臯陶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則安從其所欲者乎雖然莫非欲也有可欲之欲有不可欲之欲從欲以治則可欲之欲也弗百姓以從己之欲則非可欲也此聖人所以不欲也聖人之治也神而已鼓之舞之莫見其為之之迹天下之民莫不披靡而從焉此之謂風動自非臯陶用刑之效安能至於是哉故曰惟乃之休休者以其有美道可以為人所依故也

尚書精義卷六

宋 黃倫 撰

帝曰來禹洛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歷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

無垢曰鯀既績用弗成殛于羽山在廷之臣自度才智無足以任其責者皆退避不言太史公曰禹傷先人之功不成受誅乃焦心勞思居外十三年是衆人

不敢當此任而禹自信以卒父業卒使東漸于海西
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以雪父之恥以遂
禹之本志此所謂成允也披九山通九澤決九河定
九州各以其職來貢不失厥宜此所謂成功也衆臣
之中有及之者乎無有也故曰惟汝賢又曰勤儉之
德稍自好者亦能為之而不自滿假斯為難也秦之
始皇衡石程書亦已勤矣乃巡歷天下刻石紀功此
自謂勤而滿假也梁武帝薄衣茹素亦已儉矣乃貽
書臣下自述其功此自謂儉而滿假也惟禹雖惡衣

服雖菲飲食盡力溝洫而退處於驚憇之地常恐盈
滿廣肆以貽君子之譏焉衆臣之中有及之者乎無
有也故又曰惟汝賢 又曰夫有勤儉之能而不矜
則亦息天下自矜之心矣故其能愈高也有允成之
功而不伐則亦息天下自伐之心矣故其功愈大也
莫與爭者蓋言天下之人亦因禹而無矜伐之心也
夫我自矜則起天下自矜之心我自伐則起天下自
伐之心此心既起以能相高以功相大風俗薄惡妬
嫉交行此非聖賢之道也

陳氏曰天下之物有盈必有虧有盛必有衰盈虧盛衰先自戰于胸中欲天下之不與我爭不可得也聖人以天地萬物皆同乎吾之一體疾痛疴癢吾所當去安佚休息吾所當取初非有為物之心也故其能也不見有其能其功也不見有其功盈虧盛衰無一介有乎其心則天下孰與吾爭者耶
黃氏曰不矜不伐聖賢之令德也用之治世足以成其功名用之亂世足以辟其禍怨蓋功名者世之所重也誠能不爭世之所甚重則怨禍希矣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

無垢曰天下之大四方萬里之遠事之不一物之不齊宜不可以一言斷之矣然而使聖人見天下四方萬里若大若遠見事見物不一不齊竊意聖人之心亦以不給矣惟聖人知天下四方萬里若事若物之本執而綏之所以天下四方萬里事物之情無不灼

然布於几席之上而發然施令靡然自當於天下四方萬里事物之心使無冤枉失職之嘆者則以得其本也夫所謂天下四方萬里事物之本何物也曰中而已矣蓋天下此心也四方萬里此心也若事若物此心也此心即中也中之難識也久矣吾將即人心以求中乎人心人欲也人欲無過而不危何足以求中又將即道心以求中乎道心天理也天理至微而難見何事而求中曰天理雖微而難見惟精惟一得之精一者何也曰精則心專入而不已一則心專致

而不二如此用心則戒謹不睹恐懼不聞久而不變天理自明中其見矣既得此中則天下在此也四方萬理在此也若事若物在此也信而執之以應天下四方萬里事物之變蓋綽綽有餘裕矣又曰君執此中也故可愛而不可遠民具此中也故可畏而不可忽是君與民皆有此中者也民非君之中其何以依倚故曰衆非元后何戴君非民之中其誰與保守故曰后非衆罔與守邦是中之所在無適而不宜也賈氏曰夫辨人心道心之異者正心之義也必精必

一以勝人而入道者存誠之義也去人之危入道之微則心不外馳而中已確然矣其德罔愆而廣運豈不宜哉雖然是中也克既咨舜舜亦以命禹夏商周又以建極孔子又常常諷道之孟子亦願學孔子其相傳之妙固已明矣此韓愈氏所以得而言之且謂至軻而止也然則五世之所以盛豈徒然哉噫五世已往傳而在上故其道行五世以來傳而在下故其言立道之不明日已久矣

周氏曰人心利欲之私也行乎利欲之間豈不危乎

道心義理之心也求諸義理之所在豈不微乎惟危也故察之為難惟微也故明之為難是以三聖精研而不擾致一而不二本心昭曠而後能執其中道張氏曰孔子云仁者人也所謂人心者以道為心也莊子曰道兼于天所謂道心者以天道為心也聽之不得視之不見幽深不可度則道心可謂微而難知矣由人心以至於道心入道之序也至於道心則神矣神則極高明矣及其出而應物又有以道中庸者焉故惟精所以存神惟一所以守精存之以精守之

以一而不能以中行之則崖異卓絕且將棄人棄物
則人將何望于我哉此又所以終之以允執厥中也
精以存之則神無不明而天下之物莫足以喪吾存
也一以守之則精無不固而天下之物莫足以更吾
守也孔子曰中庸之為德其至矣乎則允執厥中其
可忽哉能允執厥中則賢者智者不忽其易愚者不
肖者不善其難有餘者可以俯就不足者可以企及
非天下之至中其孰能與此又曰四海困窮則飢
饉凍餒民不聊生君雖有粟焉得而食此天祿所以

永終也言永終者謂其不復有繼之之道也茗之華
詩曰民可以食鮮可以飽此特幽王之時饑饉薦臻
民卒流亡周室由是而大壞君子閔之故作是詩也
有天下必以富民為先蓋百姓足則君孰與不足故
四海不因窮則天祿亦長享矣舜欲禪禹以位其告
戒之詳至于如此蓋天下大器也有而為之其可易

耶

禹曰救下功臣惟吉之從

無垢曰舜使禹為百揆禹讓于稷契暨皋陶帝曰俞

汝往哉不聞其復讓也及其禪位禹稱臯陶而不敢
當舜亦稱臯陶而歸其美又脩述禹之功德盛大天
之歷數已在其躬不可避之意又傳以為天下之心
法事已脩矣不可已也禹方欲收卜功臣惟吉之從
何其辭遜之深與百揆時不同也曰天下克艱之物
也愚者借此以為樂卒至于亾其軀墮其祖廟曾不
若閭巷匹夫刻苦而自保也智者見天下之富不如
貧之安見天下之貴不如賤之樂蓋貧賤者責輕而
憂寡富貴極者責重而憂深况以中人之資而使在

人上意氣得行逸樂自恣其能免者幾希舜二十以
孝聞三十而歷試諸難六十而即位在位三十有三
載而求禪位是生九十餘年矣統攝位禪位六十餘
載矣其于一身之理天下之事亦已熟矣而益方進
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之戒禹方進念茲在茲釋茲在
茲之戒是為天子者不可頃刻而不戒也其難艱如
此非至愚人其誰願以天下為樂乎

張氏曰舜以天下讓禹禹以謂在舜之朝臣之有功
于國者固非一人也當人人而卜之卜吉則從而授

之以天下故曰惟吉之從

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

無垢曰夫官占之法先斷于人心非盡取於謀卜筮也惟先蔽志是先斷之以心也心既已定然後質之于鬼神蓋幽明一也使吾先所見極盡天下至正之理則龜筮其有不從之者乎倘志之所見或暗於一偏則龜筮亦不得而私也是龜筮者所以證吾之明

暗也舜以人事觀之其子不肖而吾年又耄期倦于勤矣大禹乃有盛德元功如此天下非禹其誰乎是朕志先定也在廷之臣亦自謂禹之德大舉天下無足以及之也天下非禹其誰乎此詢謀之間所以皆無異論而僉同也鬼神即天下之正理也舜之心如此鬼神舍此而何依乎龜筮協從自然之理也由是觀之人不能舍龜筮以自是而龜筮亦不能舍人而自私也龜筮在動植中無情而至公者也先聖取此以決疑非窮知事物之理者其孰能留此法以正後

世安作之君乎然卜以決疑不疑何卜舜無疑矣而猶卜焉者不敢自以謂盡天下之理卜已協從則亦已矣豈有重卜習吉之理乎再三瀆瀆則不告天理之自然者也而卜於平身蓋與於自然之數也由是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無垢曰文祖者堯之祖神宗者舜之宗祭法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是神宗者乃堯廟也繼世者不忘于始祖受終于文祖者堯繼世也禪位者受命於所禪之君故受命必於神宗舜受堯命

故也此理自可推矣率百官若帝之初則察璣衡類帝禋宗與夫巡狩之事一皆循舜故事而不敢忽也張氏曰堯禪舜而堯受終于文祖堯言受終則舜之受命可知矣舜之禪禹而禹受命于神宗禹言受命于則舜之受終可知矣文祖祖之遠者也神宗宗之近者也于前舉遠以見其近于後舉近以知其遠皆作書者之法也率百官若帝之初者如舜始事之時也舜之即位在璣衡以齊七政類上帝禋六宗望山川編羣神五瑞則輯之四岳群牧則覲之此帝之初也

禹之受命如是而已故曰若帝之初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于師
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
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
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
無垢曰禹方知有苗之過而不知朝廷之過且舉其
過而誓于師有奉舜之辭罰苗之罪其克有勳之說
是將芟夷蘊崇之矣五十餘年向化一旦弗率遽為
此舉豈不太嚴乎且其舉有苗之罪曰昏迷不恭侮

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
降之咎其信然乎曰信然則征之宜矣曰禹雖有盛
德大功人臣也人臣而攝君位倘非君子其能無疑
乎有苗之國資稟小人見舜之攝則作亂至竄至分
北然後已今又見禹之攝位則又不率矣其不率也
三以昏迷而不知聖賢之舉也不恭侮慢以禹之故自
賢反道敗德以禹之故其中必有君子諫其不然者
故逐之使在野必有小人同心以濟其惡者故用之
以在位民不以為然故棄而不保天不以為然故降

之咎其失皆以禹故其心不明其氣不平故為昏迷而不恭為侮慢為自賢為反道為敗德至小人與之君子皆棄之

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子父母負罪引慝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兪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宜其曰昌報育也無垢曰贊助也夫德可以動天是無遠弗至也今三

苗雖在王畿之外未為遠也德且可以動天地况近如有苗豈不可至乎然而所以弗率而逆命者豈德有所未至乎夫五十年向化一有弗遽率往征之豈疑於滿矣退而脩德謙也謙必受益遽而往征滿也滿必招損此天之道也然而苗之弗率而逆命此乃天道儆戒舜禹也夫頑如瞽瞍舜號泣于旻天子父母以哀感之也負罪而不敢辨引慝而不敢辭祇載以見而不敢踈夔夔齊慄而不敢慢此以敬感之也感于此必應于彼瞽亦信順之舜哀敬之力積久而

形見也至誠尚可以感幽明之鬼神况顯明如有苗者其有不感乎然則弗率而逆命是舜禹之滿形見于有苗者誠諸中必形諸外豈可忽哉
張氏曰贊者利道之而已蔡仲之命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酌之詩曰皇天親有德則德之可以動天可知已夫以天之高遠德猶可動其有遠人而不屆者乎滿招損言天道之虧盈也謙受益言天道之益謙也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此滿招損謙受益所以謂之時乃天道又曰易曰咸感也速也盖因時乘理

而感物之遠者莫如咸故至誠可以感神夫神之為物在色非色在聲非聲視之不見聽之不聞自非至誠曷足以感之者哉天則有形者也故曰動神則有情者也故曰感詩序言動天地感鬼神與此同意夫天之高也有德者足以動之神之幽也至誠者足以感之瞽瞍之至頑舜之大孝足以使之允若矧茲有苗其有不化之者哉又曰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帝乃誕敷文德將以柔遠人也舜之文德其修之也固有素矣至此乃曰誕敷者盖亦聖人

躬自厚之道也夫干戚之舞羽旄之容所以為樂舞
干則干戚之舞武舞者所執也舞羽則羽旄之容文
舞者所執也蓋武以象扞蔽之功故其執以干干主
扞蔽故也文以昭翊蔽之德故其執以羽羽主翼蔽
故也舞以干所以示武之可威舞以羽所以示文之
可懷非武非文無以示德則舞干羽于兩階者示之
德故也此所以七旬有苗格則其慕德可知矣

臯陶謨

曰若稽古臯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

無垢曰德者得也心有所得凡外之富貴貧賤死生
患難不足以動之者是所謂德也倘有一毫動蕩凡
心俗慮豈可謂有所得哉允迪厥德謂信行其所得
也欲知所得有無第觀謀事明與暗弼人和與乖耳
夫信行其所得者心地廓然洞見是非成敗利害之
微近在一世之表遠在千萬年之外莫不如鑑之照
形燭之灼物其謀事豈有不明乎心神和粹使人之
異意也消繩愆糾謬格其非心穆如春風之著物盍
如和氣之襲人其弼人豈有不諧乎

張氏曰堯舜君也若稽古於上所以盡君道禹皋陶臣也若稽古於下所以盡臣道君臣上下分雖不同其於古也必皆有以若稽之蓋以事不師古而克永世者未之聞也 又曰自仁不仁言之則有吉有凶自智不智言之則有昏有明君子之于德向吉而背凶舍昏而即明則其允迪可知矣 又曰能允迪厥德則心徹于內而思慮不蔽智徹於外而視聽不悖以之成謀則明謂其智足以燭理故也以之受弼則諧謂其仁足以從諫故也謀之既臧則具是遠謀之

不臧則具是依非所謂謨明也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匪用為教覆用為虐非所謂弼諧也凡皆以不能允迪厥德而有物以蔽之故也

呂氏曰允迪厥德謨明克諧此兩句史官斷盡皋陶為人有德者必有言皋陶以謨聞天下史官惟恐人徒知其謨之出于言故先言允迪厥德指其根本以示人惟其有德故以謨則明以弼則諧

禹曰兪如何皋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禹拜昌言曰兪

無垢曰禹問如何其言未終不知臯陶何所見而遽
嘆美之曰都乎以此知古人默識衆理見其美惡而
發于吁都之間者他人蓋莫知也其美如何使九族
親厚近臣勵翼亦可謂大矣然不過吾允迪厥德而
已豈非可嘆美乎吾何以知德之所在哉謹厥身脩
思永而已夫謹厥身修者以謂修身不可不謹也揚
墨皆修身也惟不謹其所取揚遂至于無君墨遂至
于無父其弊如何弊在不思而已矣君子過言則民
作辭過動則民作則故君子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

其所敝豈肯遽然無所稽考思慮妄以謂修身之法
在此哉必也索蹟探隱鉤深致遠於利中求害於是
中求非叅之於心驗之於古詢之於朋友正之於父
師必使考諸三王建諸天地質諸鬼神百世以俟聖
人不謬不悖無疑不惑而後已

臯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
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
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無垢曰知人乃哲也哲則能隨人才大小而官之安

民乃惠也惠則能使天下皆懷之 堯能盡哲惠顧如驩兜有苗巧言令色孔壬之徒一皆使之在朝廷豈能害吾知人安民乎惟堯之德未至于哲惠所以憂四凶在廷吾不能不惑其姦而至人不盡其才民不獲其所所以憂所以遷所以畏則以不自保其有哲惠之德也嗚呼此禹之見耳此禹以理當如是者為艱難耳不知憂遷畏乃所以為哲惠也夫驩兜之比周理在所憂而放之三苗之作亂理在所遷而竄之巧言令色孔壬若共工者理在所畏而流之非能

哲而惠之君豈能為此倘使四凶不去此不哲不惠之罪也禹反以為不能哲惠者此自其艱難中見之也堯固如是哉然則禹之言害道乎曰此正堯之心也安得謂之害道堯之心肯自以為吾能哲而惠乎不能者正堯之用處使天下後世皆知堯以為不能則其能豈有既乎余指其憂遷畏為哲惠者以謂天下之觀堯者當如此而欲學堯者當如禹之言以不能自處可也此又聖賢之微意

孔子曰甚哉人之難知也天地吾知其寒暑代至而

萬物所以生也鬼神吾知其監察幽微而禍福所以應諸人也山川吾知其險阻在前而梯航可以踰也若夫斯人吾不知其思慮箴諸心而緣事以發也將以言求耶則其議論莫非聖賢而所為不少侔焉出而面諸人則道前古之遺餘而歸于善退而怡于私則怨雖薄惡而靡所不至將以行考耶則其獨居操履脩正無缺而處衆莅事曾莫通其情焉為名利而自勉則君子也當憂危乘隙志盈而中變則又小人焉箴諸中發諸外者言與行爾言行既不可以盡其

心則知之也豈不誠難哉

張氏曰智足以有察然後可以言知人之方仁足以有愛然後可以言安民之道不知人則賢佞無所別故為君之道在知人而已不安民則黎庶失其養故為君之道在安民而已堯舜之智不徧物則知人者帝之所難堯舜之仁不徧愛則安民者帝之所難夫人心險于山川難于知天則人固不易知矣能知人然後可以為哲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則民固不易安矣能安民然後可以為

惠

尚書精義卷七

宋 黃倫 撰

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
禹曰何皋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
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

張氏曰載事也采亦事也載之為事見於已成而行
之采之為事見於未成而有為載采采者言其所行
之事某事某事此可見之行也以此而知人則人之
情偽是非無以逃吾洞鑒之中矣

無垢曰夫自寬至彊皆天與之性也自粟至義皆學問之力也任性而行必至太過以學問輔之則成有用之德矣夫五穀之性可以濟飢而養氣此天與之性也使任其自生自成則稂莠害之螟螣殘之水旱乾溢之則穀實不成與凡草等耳惟畊耘以時除害惟謹水則泄之不使之沮如旱則滋之不使之确瘠糞其土膏使脉理潤深其籽種使本根長然後實穎實粟實堅實好千倉萬箱以享上帝以祭祖先以燕賓客以給老幼同受終歲之飽焉德亦猶是也一委

之天而不以學問輔成之終為不才之人無可法則之士矣真可惜也此所以寬必養之以粟至于彊必養之以義然後可為全才也以學問輔之則所謂允迪厥德也 又曰寬如劉寬柔如馮道愿如胡廣亂如朱博擾如王世充直如汲黯簡如李廣剛如郅都彊如董宣皆委之于天而不濟以學問以聖人之論格之皆不得謂之無罪寬而粟若郭子儀者柔而立若陳子昂者愿而恭若段秀實者亂而敬若龔遂者擾而毅若諸葛亮者直而溫若李泌者簡而廉若馬

援者剛而塞若顏真卿者彊而義若李固者皆以學問輔之故皆有可觀使為天下得此數公者在朝廷其尚憂不治者乎

范氏曰寬而栗性寬厚而能莊栗寬者失于太緩故能莊嚴祇栗乃為德柔而立性寬和而能有立柔者失于懦弱遇事未必能執守有立乃為德愿而恭愿者謹也性謹愿者失于遲鈍必能恭恪乃為德亂而敬亂治也能治亂事謂之亂能治事者或恃才輕物心不莊敬治而能敬乃為德擾而毅擾順也果決為

毅性和順者失于無斷故擾而能毅乃為德直而溫正直者失于剛訐故直而能溫和乃為德簡而廉簡大也廉謂有廉隅如物之有稜曰廉性簡大者失于不謹細行不脩廉隅故簡而能廉乃為德剛而塞塞實也剛者能斷失于空疎內心充實不為虛剛乃為德彊而義強者無所屈撓彊而無義必有害彊直之人動必合義乃為德此九者謂之九德彰厥有常吉哉彰明也吉善也人君用九德必彰顯有常之人而用之然後為善若寬者常能自祇栗柔者常能自立

久而不變謂之有常用有常之人則吉用無常之人則凶故曰吉哉

毅氏曰一言盡天地之道中之謂也九德中之本也
皋陶之言深于本也夫寬舒者戒在駑緩故抗之以
莊栗慤愿者戒在愚野故文之以恭肅柔懦擾順則
為縱慝為不斷故厲之以成立而繩之以嚴毅直而
不溫慈其失也激訐乱而不遜謹其失也矜夸簡而
無廉隅其失也倨肆剛而不充塞其失也悞遠彊而
不由義其失也抗暴九德咸脩而無有一失于其間

則是聖人也夫天下之先務不過所謂知人安民也
能知人則能安民矣然而天下之人賢與不肖在心
而衣冠言貌皆人也吾何以識其賢而用之與亦在
行有九德耳人之有是九德也猶身之有耳目手足
也一不具不足為完人然皆出諸內而非自外入也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祇敬六德亮采有邦

無垢曰夫一家內得三德之人以相佐助其諧內外
接上下必剛柔得所緩急合宜至於有難處之事必
能曲折周旋以應之有倉卒之變必能隨宜合理以

待之蓋三德之人情性器度中和詳諦其理當如此也然非吾日宣之夙夜浚明之其德用亦何自而見乎又曰以禮則嚴而不慢以事則祇而不怠以心則敬而不忽亮采者謂信而委以事也如此則六德之人皆得展盡底蘊而一國之事舉矣夫有邦諸侯民人社稷所係朝聘燕享所出天子有命鄰國有事大則風俗之原小則獄訟之委其間事变非常幾微百出倘非得中和之士以相佐助則緩急先後之施節文秩序之稱應機而欲中遇變而每安者其誰任

之哉惟中和之沉人審而不浮從容而不迫變愈出而應愈奇事愈多而愈巧見一國之事盡處於談笑之間諸侯可不嚴而祇敬之與可不信任而委以事乎

曾氏曰以天下之才為天下之用則用天下而有餘以一已之才為天下用則為天下用而不足蓋為天子者奄有天下之廣必能盡用天下之才兼收並蓄罔有或遺然後能成天下之治故必用是九德之人自寬而粟至彊而義者無所不容無所不受蓋所謂

邛陵積土以為之高江海積水而為之大大人合併以為公也惟其以是天下之才選為天下之用則雖天下之大不足以為患也至于諸侯則以其地不若天子之廣其民不若天子之衆故于九德之中能用其六則足以保其社稷和其人民矣即大夫之于諸侯又其小者故九德能用其三則可以保其宗廟此言所處之勢有廣狹則所用之人亦有多寡也

俞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無垢曰俞受之者兼收而並蓄之者也敷施者各隨其德以待其變也如此則九德之人各盡其材以効職事故在官者皆俊乂之士而無猥瑣闒茸之人為百僚者有相師之風而無倔強好勝之態為百工者因時建事而無怠惰苟且之心如此則剛柔適中緩急有序其無事也則朝廷之上有肅穆之風其有事也則論思之際有從容之妙事中其機會逢其適春之治不行于秋兌之治不興于坎如呂氏月令之說者則又撫于五辰而庶績其凝矣

胡氏曰所謂撫于五辰者五行之辰也水火金木土在地則為物在天則為時順其時而撫之則五物者皆足以成其材而為用矣是故仲春斬陽木仲夏斬陰木所以撫木辰也季春出火季秋納火所以撫火辰也司空以時相陔隰所以撫土辰也秋為徒杠春達溝渠所以撫水辰也以春秋出納火則金之事可知矣然水與土金與火之事多合焉則以相待而成功相資以為用故也所為撫者如撫萬物之撫有愛心焉五行之材愛之則繁蕪虐之則凋殘非特五行

也凡撫皆然若鄰國火則火不撫矣鑄非其人則金不撫矣鯨陘洪水則水不撫矣斧斤不以其時則木不撫矣然則何以言辰也自甲至癸謂之日自子至亥謂之辰日陽也辰陰也堯典言敬授則君道也故言時時者日運而成之也此篇言九德則臣事也故撫言辰辰者五行運而成之也

薛氏曰古之知言者忘言而取意故言無不通後之學士膠於言而責其實故多疑多疑故多說天子用九諸侯用六大夫用三言不得不爾其實未必然也

孔子曰天子有爭臣七人諸侯五人大夫三人使諸侯而有爭臣七人寧得謂之僭天子故觀書者取其意而已矣
呂氏曰翕受敷施見人君如天之無不覆如地之無不載不以一己之才為才而合天下之才為才收而受之于一己而又散之于天下惟九德咸事然後可謂俊又在官也

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
無垢曰天下之事無一事不出於天者有是事必有

是官官所以代天治事也一官曠則一事缺一事缺則天事有不舉者人君代天君天下不舉可乎夫天事之舉以官得其人官得其人以人君之允迪厥德允迪厥德以戒懼于隱微此臯陶所以言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也幾者動之微也戒愆正當在此於微稍怠則為逸於微稍迫則為欲逸欲之微兆於方寸潛行于天下是教天下以逸欲矣天下逸欲其可望九德之人乎如此則治天事者無其人治天事無其人則大亂矣臯陶言此所以深言為人君者不可

以不允迪厥德以感移天下也
溫公曰幾之為言微也言當戒愆萬事之微也夫水之微也捧土可塞及其盛也湮木石沒邱陵火之微也勺水可滅及其盛也焦都邑焚山林故治之于微則用力寡而功多治之於盛則用力多而功寡是故聖帝明王皆消惡于未萌弭禍于未形天下陰被其澤而莫知所以然也周易坤之初六履霜堅冰至霜者寒之始也冰者寒之極也坤之初六于律為林鐘于歷為建未之月陽氣方盛而陰氣已萌物未之知

也是故聖人謹之曰履霜堅冰至言為人主者當絕惡于未形杜亂于未成也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謂此道也

陳氏曰一日之間幾微之事其積有萬一或不謹一或不思其失可勝既耶兢兢謹也業業愆也

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天敘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史氏曰因天理以為之教化則代之者不可異其心

尚書精義 卷之七
順天道以為之賞罰則行之者不可怠其志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達于上下敬哉有土

無垢曰欲知天之所以在即民可見也故天之聰明即民之聰明也天之明畏即民之明威也如是民之聞見天之聰明也民之喜怒天之明威也豈可欺哉同寅協恭和衷則知典禮之合于天政事懋哉懋哉則知賞刑之合于天其應如是豈可欺哉夫合天下之聞見以為聰明合天下之喜怒以為刑威則天之為

天亦可見矣倘有一毫私意橫乎其心者皆非天也

又曰夫合天下之聞見以為喜怒合天下之喜怒以為刑賞其聰明明畏如此可不敬哉賤而庶民貴為天子一以此待之耳蓋位有上下理無上下理之所在雖匹夫可以動天理之所黜雖天子謂之一夫則以天道無私合天下之聞見以為喜怒合天下之喜怒以為刑賞不以貴賤高下其心故也然則有土之君獨何所恃乎所恃者敬而已矣

張氏曰高其目下其耳天之聰明也其所以聰明者

因民之聰明而已善者福之淫者禍之天之明畏也
其所以明畏者因民之明威而已天視自我民視天
聽自我民聽則其聰明因民可知已民之所就天之
所予民之所去天之所奪則其明畏自民可知已於
天言明畏於民亦言明威者蓋天不嫌于無威於天
言畏則威可知矣於民言威則畏不足道也然民受
天地之中以生其性命之理與天為一則其好惡取
舍未嘗與天違也聖人知其如此故自民聰明以敘
有典秩有禮則典禮不違民性自民明威以命有德

討有罪則賞罰不悖民心聖人之因民乃所以因天
者也然而天之明畏豈擇貴賤而加之故曰達于上
下如是則有土之君不可不欽故曰敬哉有土

臯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兪乃言底可績臯陶曰予
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

無垢曰孔子云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
不厭不倦即贊襄之意也中庸曰維天之命於穆不
已此言天之所以為天也文王之德之純此言文王
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不已者天也文王也孔子

之不厭不倦臯陶之贊襄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
日新又日新思曰贊贊襄哉則允迪厥德不已而德
日新矣又不已則日日新矣又不已則又日新矣
東坡曰贊進也襄上也臯陶之意曰吾不知其他思
未日夜進進而已知進而不知退知上而不知下也

臯益稷

無垢曰益稷未嘗有一言而乃以名篇何也曰此史
官之意也以謂禹之所以成功者以益稷同心為之
佐也同心贊協得以名篇使後世之士知功不必爭

名不必擅倘吾懷至公之心共成天下之務如益稷
者亦自不廢于唐虞之時得列于名禹臯陶之後則
忌嫉之心強復之意庶幾其少瘳乎益助禹以刊木
而奏鮮食稷助禹以濬川而奏艱食鮮食二人與同
其勞苦共成其大功二人之心一而無間史官以其
一也故以益稷名篇而附于臯陶之後焉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
無垢曰舜使禹亦昌言禹見舜好善不已之心嘆曰
美哉此好善之心然準陶昌言至此極矣予復何言

哉思日孜孜行其平生所學所得者在克艱之言爾
余讀至此乃知聖賢之心如此其一也 又曰禹之
功即舜之功舜不於禹之外別自求功皋陶之謨即
舜之謨舜不于皋陶之外別自陳謨至于禹之心即
皋陶之心所以不見謨在皋陶而若在己也皋陶之
心即禹之心所以不見功在大禹而若在己也
包氏曰君臣都俞相救戒胥賡歌其功遠其言粹故
錄而為謨大禹謨皋陶謨是也益稷則不能言謨然
稷為后稷益作虞奏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其功鉅者

也德焉而謨功焉而否不亦昭昭然乎

皋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
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
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
烝民乃粒萬邦作乂皋陶曰俞師汝昌言

張氏曰昏言其性之失也墊言其身之溺也民之昏
墊如此聖人其可以坐視斯民之罹害而不為之憂
乎此禹之所以思日孜孜至於三過其門而不入蓋
以天下之溺猶己之溺故也

呂氏曰予乘四載即舊注所謂水乘舟陸乘車泥乘
輜山乘橐隨山刊其木以相視水勢于是與益稷播
艱食奏鮮食鮮鳥獸之食當水土未平之時田澤蔽
塞全未播種故但奏鮮食及水漸平民之播種尚艱
故曰艱食所謂穀粟之食也惟其艱故以食鳥獸之
食相兼當洪水未平天下道路割絕不通故天下之
物有處充積無處全無天生萬物欲以養天下不可
不均化居變其居積謂如此處出茶茶必有餘積故
化之于出鹽之地使鹽處有茶茶處有鹽物物如此

自然均足于是烝民乃得全用粒食天下皆得其治
此非禹之誇辭也禹在虞朝所謂不矜不伐不自滿
假之人也成功之後宜其所過者化而日求新功不
枝不求何用不臧至子路終身誦之夫子則曰是道
也何足以威禹亦聖人豈不知此今乃歷舉其功似
若矜伐者蓋治定功成禹恐虞朝之臣見其已成而
不知其經營艱難若是故自言之以常存敬愍之心
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
弼直惟動丕應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

無垢曰夫居天子之位豈易事哉天命難謀斯民難
保治中有亂安中有危可不謹哉謹之道如何安
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此謹之道也止謂心所安
處不愧屋漏不欺暗室戒謹不覩恐愆不聞心則安
矣雖居無人之處常若十手所指十目所視其敢忽
乎然而禍有起于微眇變有生于倉卒古人所以詠
履霜之不早戒言蔓草之難圖則於安其止之中又
當觀幾微于將然也審證叅詳果安而無危果吉而
無凶果治而無亂則循其禮而行之因其勢而成之

此所以又言惟康也然而自以為是未必天下皆以
為是自以為正未必天下皆以為正私意妄見其害
人多矣此所以有望于正救之臣而欲其弼直也惟
正救之臣直則天子曰然弼臣曰不然吾將審其言
而從其所謂不然者天子曰可弼臣曰不可吾將審
其言而從其所謂不可者如此則以心而無規以變
而無忽以事則無謬以天下之聞見盡白于上則無
不快于心者故一動則合人心而大應以待吾志矣
人心既同則顯然上合天心而昭受上帝天其申命

用休矣

張氏曰在位者人君所與共治之人也與君子則治與小人則亂一或不謹其所與則敗亂隨至此禹之戒舜所以使之謹乃在位欲其無輕于得人故也又曰夫為人君者止于仁為人臣者止于忠為人父者止于慈為人子者止于孝禹之戒舜使之安汝止盖以舜之為君當止于仁故也仁者靜則能止安其所止則安仁而已夫人莫鑑于流水而鑒于止水惟止能止衆止則為人君者其可不知所止哉惟幾則

使之知其幾惟康則使之安其身也幾者動之微惟幾則其智足以有察康者安之至惟康則其動不妄安汝止惟幾惟康則其在我者盡矣然其在我者未能無失故其弼直者欲其所弼已者直也其弼直則左右前後皆正人為之君者可以立于無過之地矣如是則一人有事于四方而四方莫不丕應後志丕應者聽唱而和之之謂也後志者先意而從之之謂也惟動丕應後志則人與之矣人與之則天與之天與之則天之所眷命故繼之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

用休上帝者昊天上帝也天者凡在天之百神也昭
受上帝則天與之矣天其申命用休則在天之百神
又從而重命之以休福也

陳氏曰大學之道在止於至善知止然後能定能定
然後能靜能靜然後能安君止於仁臣止於敬既知
其止則反覆倒置無非仁與敬也所居之位不同所
臨之事不一而皆有一至善以為止反覆始終不忘
于止然後能定能靜至于能安至于安矣則舉天下
之事不能易其止其慮患也甚微其應物也出于無

心慮患甚微者幾也應物無心者康也惟幾則嗜欲
不生于心惟康則利害不汨于中嗜欲消而利害之
甚者不能汨則凡弼輔于我者自然直矣君能幾康
而輔弼之臣又直是惟無動動則天下大應吾志而
無有逆吾者矣此不言而信信在言前之功用也如
此則非惟人應之天亦將申錫其命以休美之矣
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兪

無垢曰臣哉鄰哉以言此事在衆臣與親近之力耳
又言臣哉鄰哉又言此事在衆臣親近之力耳其言

反覆勁急此乃舜深見此理當君臣交脩不可少怠也夫有衆臣效職于外然後論思獻納之官侍御僕從之人得以盡其忠此近臣須于衆臣之意也有近臣盡忠于內然後衆臣得以安其職此衆臣須于近臣之意也 又曰漢元帝唐文宗皆孜孜求治之君也然元帝有一蕭望之而不能信用乃信任石顯文宗有一裴度而不能信用乃依鄭注李訓一則有殺賢者之失一則有甘露之禍言之使人於邑豈知有舜為君有禹為臣乃至如此之盛乎

張氏曰臣哉者以分言之也鄰哉者以情言之也一於分則離一於情則褻先王之馭其臣也其忘分以道其嚴分以禮外不至于離內不至于褻此臣哉鄰哉鄰哉臣哉舜之所以告禹也臣哉鄰哉者言臣當鄰我者也鄰哉臣哉者乃所以為臣也唐虞之世上下協心君臣同德都兪賡歌無或異志者 此道也

尚書精義卷八

宋 黃倫 撰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
四方汝為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
宗彛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
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戴氏曰舜禹君臣相為戒敕而戒無為之治者何其
詳也仁義以為本而禮樂以成之所謂臣作朕股肱
耳目者以此而已予欲左右有民汝翼者仁也予欲

宣力四方汝為者義也左右斯民非仁不能宣力四方非義莫行仁義立矣則禮以文之故于是觀象作會作服而汝明之也樂以和之故于是以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之也 又曰衣裳之制十有二章之辨先儒紛然言之不齊尤不可以不辨也夫衣皆玄也裳皆纁也日也月也星辰也山也龍也華蟲也此六章者在衣而會之宗廟之彝也藻也火也粉也米也黼也黻也繡之於締以為裳而已日月星辰以昭其明山以昭其仁龍以昭其靈而華

蟲文明之物也聖人明以治天下而仁以行之其用雖莫測也而治教刑政燦然備具以此臨民民其安之以此事神神其享之故此六物見于宗彝又見于衣也柔順清潔可以薦羞者藻昭明齋潔可以烹飪者火米以養人粉以澤物至于黼則所以為斷也黻所以為辨也聖人藻飾治具粉澤王猷以養天下在于斷而能辨然後足以成治功故此六物見于裳也惟天子備十有二章公自衮冕而下無日月星辰而有山龍蓋九章也侯自鷩冕而下無山龍而有華蟲

蓋七章也伯自毳冕而下無華蟲而有虎雉蓋五章也子自希冕而下無虎雉而有粉米蓋三章也男則無冕裳黼黻而已其章不足道也此上下等殺之制于周為詳

孫氏曰自日月至華蟲此六者皆畫於衣故曰作會以法于天其數六者法天之陽氣之六律也自宗彛至黼黻此六者皆繡于裳故云絺繡絺繡紩也謂紩刺以為繡文以法地之陰氣之六呂也故臯陶云五服五章哉鄭注五服十二也

臨川問曰宗彛所以象孝也象者奚取于虎雉文公曰虎義也雉知也義以制事知以察物然後可以保宗廟故取于虎雉

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候以明之槿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

無垢曰余讀至此乃知舜之所以求于群臣也深矣夫左右有民宣力四方觀古人之象以作服以聲音察治忽出納五言此舜之欲也然人不自保欲在於此而輒自違之或怠意倦勤或私意害公或諛說妨

正于此四事一皆背違則又望于臣下之正救也然人主勢位崇高生殺可畏其有顧望怯懦者雖曉然知人主背違本欲納諫畏其刑威乃面從其短退知言其不然也徒為後言以自解而已可謂不忠之大者舜察臣下之情乃至于此可謂明聖矣又曰夫臣鄰之間翼為明聽不失其職至於君自背違則致正救之義此乃賢人君子也若夫翼為明聽一皆失職及見背違又不正救此乃庶頑讒說也古人以心不則德義者謂之頑而傷良者謂之諛頑諛之人心

背正道必以舜之欲為未然口生浮言必以舜之欲有所沮豈有翼為明聽正救之心乎舜之待之亦有道矣其道如何侯以明之使之知恥而又不改則撻以記之使之知悔而又不改則書用識哉使之知愆其所以困厄之如此者豈有他哉

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違之

荆公曰工以納言時而颺之者所謂以樂教也格則承之庸之者既教而成矣則有德者承之而承之者使之在位也有能者庸之而庸之者使之在職也否

則威之者教之不率而後威之以刑先王所以成就天下之材至於如此可謂至矣

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

無垢曰禹聞舜威之之言有似有苗不率遽令徂征之意所以有俞哉之言也夫庶頑諛說所以有不格必吾有所未至也豈可遽威之哉聖王所以大有過人者以知責己之道也如有苗逆命帝知德有所不

至誣敷文德七旬有苗格矣蓋省已修德積而至于七旬吾之德日新則彼之惡日去感應之理也

蕭氏曰賢否明則人安于分而無有競心是以讓也名器不瀆而不敢慢是以敬應苟不于是敷溥而大同之則是私於親近而賢者遠故日進于無功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額額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

無垢曰舜聖人也豈有傲乎曰遽征有苗益則曰傲

滿遽威庶頑豈可不謂之傲乎此心不已必變為虐
慢遊是好晝夜不息至罔水行舟以繼其逸欲朋淫
于家以紊其天常皆傲不已之積也傲不已則殄厥
世者乃傲之影響也今庶頑之不格豈有以召之者
然乎予懲創傲虐之絕世所以娶于塗山不敢久安
越四日而往治水啟呱呱而弗子過門而不入其心
所念惟荒度土功耳

顧氏曰堯之為父而子之惡乃至于朋淫于家用殄
厥世何也將堯之道不行於妻子耶聖人之於父子

先之以恩而後之以義惟先恩而後義則其雖不善
而不至於忘父子之情夫丹朱既已不善矣彼堯將
督責而懲創之則足以失父之慈而未足以致子于
道此古人所以易子而教也故曰父子責善賊恩之
大者又曰責善則離則不祥莫大焉堯亦以其身之
不幸也是故在於不幸之中又有甚之此固聖人明
父子之際者雖然蓋亦文而過之也舜之為聖人也
至矣而禹戒之丹朱者何也此所以見君臣之無間
也舜聖矣猶戒以丹朱下而遠者其可以不戒哉

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
各迪有功苗頑弗即上帝其念哉

胡氏曰自折旬薄海隅其為地幾何則溥天之下莫
非王土矣由王公迨黎庶其為衆幾何則率土之濱
莫非王臣矣先王以地之不能自守也必分地而與
之守以民之不能自治也必分民而與之治此分內
外以為畿異遠近以為服不得已也先王建萬國親
諸侯則大邦小邦同姓異姓皆不出五服之內而弼
成之則至于五千也蓋方禹治水之初獸蹄鳥跡之

道交於中國春作秋成有弗獲者焉則天下蓋嘗否
而無泰睽而難通惟地平天成人得安土而居山治
則鳥獸之害消川治則龍蛇之居遠則向之所謂否
者今則易而為泰向之所謂睽者今則變而為通朝
覲會同於是均道里貢賦於是乎一以之頒正朔
以之考制度無不由此非禹弼成之尚何能哉蓋拂
我而相之之謂弼則禹之功有治險為平轉害為利
者矣然後一州擇十二諸侯為之師而有以取正五
國建一諸侯為之長而有以為率使內外相聯小大

相屬如身之使臂臂之運指國體完備政無不舉則各迪有功乃其效也 又曰聖人以一身之微臨四海之廣衆建諸侯以為夾輔然所謂諸侯者有民人焉有社稷焉甲兵足以自衛財賦足以自奉不設為之長則人各有心國自為政于是州各有師以司一州之諸侯又為州牧任一州之責其諸侯為甚衆又設為之長使相州牧而主諸侯使大以比小小以事大則上下相維尊卑相統莫之違矣所謂州者蓋要服之內也

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臯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

張氏曰由而行之之謂迪迪朕德者言天下之人皆由舜德而行之也舜以謂天下之人皆迪朕德是汝功惟敘故也乃功惟敘者九功之得其敘也水火金木土穀則六府之得其序也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則三事之得其敘也六府得其敘則民有常產三事得其敘則民有常心既有常產又有常心則其迪德也宜矣 又曰率九功之敘而迪者在所賞違九功之

敘而不迪者在所刑臯陶之方施象刑惟明乃所以
祇九功之敘也當是之時惟苗頑不即九功之敘自
非方祇厥敘之人其能明刑以治之哉

夔曰夔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
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祝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簫韶
九成鳳凰來儀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
諧

無垢曰舜廷之臣幾于同氣而異息同心而異形大
舜於庶頑諛說責之太嚴不知自反而禹乃以修德

諄諄反覆辨論幾數百言舜終不悟若不然禹之說
者夔乃以典樂之事諫焉意言庶頑諛說皆舜有以
感召之也豈可不自反而修德哉如祖考來格虞賓
賓在位羣后德讓則堂上之樂夔擊鳴球搏拊琴瑟
與夫詠歌有以召之也鳥獸蹌蹌則堂下之樂下管
鼗鼓合止祝敔笙鏞間作有以召之也鳳凰來儀則
簫韶有以召之也鳥獸率舞庶尹允諧則擊石拊石
有以召之也夫樂一入中和隨類感召如此則庶頑
諛說之不格豈可不自反而修德乎夔之所言所以

成就禹之所陳而開寤舜之心也禹夔二公其心無他一於是而已矣夔以樂為言則又顯然可見者如祖考之難格丹朱之難化鳥獸之難格鳳凰之難感樂一動尚使之來格使之在位使之率舞使之來儀若執契券以取責于人無不如其意者苟吾德之已至豈有如庶頑諛說者而不格者舜可以無疑乎胡氏曰治定制禮功成作樂則樂之象成其來久矣自成池雲門大章之樂作而舜因之則韶之為樂盡善盡美而無以加之矣然樂之數不過乎九成而樂

之分不出乎上下而已蓋堂上之樂所以象宗廟朝廷之治所謂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者是也堂下之樂所以象鳥獸萬物之治所謂下管鼗鼓合止祝敔笙鏞以間者是也傳曰歌者在上貴人聲也故樂以登歌為貴則凡以詠者舉堂上之樂矣詩曰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故樂以磬聲為依則凡以間者舉堂下之樂也所謂間者乃堂上堂下之樂迭作而已則羣后德遜鳥獸蹌蹌不亦宜乎又曰戛擊是作止之名非玉器也故以戛擊為祝敔之狀經典無文漢

初以來學者相傳皆云祝如漆桶中有推柄動而擊其旁也致狀如伏虎背上有刻戛之以為聲也樂之初擊祝以作之樂之將末戛致以止之故云所以作止又曰九成必以簫者凡樂大矣而未備則奏其器之大者及其既備則器之小者無不舉矣靈臺之詩曰賁鼓維鏞有瞽之詩曰簫管備舉與此同意簫之為樂備矣小者無不舉又以其形象鳳之翼其聲象鳳之鳴古詩鳳凰啾啾其翼若宇其聲若簫簫之形聲取象鳳凰相匹而來也又曰有鳳有鳳樂帝

之心簫者聲之至細鳳者物之難致以至細之聲來至難之物非在樂之聲音形容樂帝之心而已鳳凰之為物鳴中律呂色備五采治則見亂則隱賈誼曰覽德輝而下之此於舜之時以類應也鳥獸蹢蹢鳳凰來儀固有間矣其或鳳凰而為蹢蹢則非其應也楊雄曰鳳凰蹢蹢匪堯之庭其知言乎簫韶必以九成者韶出於可欲文樂也武出于不得已武樂也文為陽武為陰陽之變止于九陰之變止于六凡樂每一變為一成故韶以九成武以六成又曰楚狂接

輿歌而過孔子之前曰鳳兮鳳兮何德之哀蓋孔子自謂鳳鳥不至吾已矣夫夫聖人之出處天運之所在天下之所以治亂者也 又曰周公謂召公曰收罔勗不及者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蓋言在上者勉而不怠則足以倡其臣在下者德降于民則足以成其君舜所以無為于上而禹臯所以樂盡其心者一唱一應皆得其道也鳳凰以其匹而來也寔在此時周公以禹稷自任以舜望成王蓋亦有深意乎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

首起哉百工熙哉

無垢曰夫人事皆天命也修人事則是謹天命非於人事之外別有天命也以威待庶頑此人事之不至也人事不至則是忽天命修德以格庶頑此人事之盡者也人事之盡則是勅天命勅者正也夫人事之修不修當于時幾而察之庶頑不格此當謹天命之時也以威俟之則失天命之時矣庶頑不格此當謹天命之幾也以威俟之則失天命之幾矣失時則有後悔失幾則有大禍幾微之間豈可忽哉 又曰天

下之理一處明則萬理皆明一處暗則萬理皆暗舜
因禹夔之說乃悟萬事皆自己出故百工熙哉遂斷
以元首起而不復疑也又悟元首之起乃自股肱之
臣喜于開導也其渴望於禹夔豈有既也哉

周氏謔曰古者君臣相遇未有如舜禹益稷皋陶之
際方其朝廷論議開心腹露情素而上下無毫髮之
間揚君之美稱己之善而應和唯諾直言忠告無所
諱忌不啻若父子兄弟之親雍睦諧和而各進其謀
謨此非特聖賢之遇合蓋至誠有以結之也是以相

與慮世也深而憂民也遠恣意丁寧無所不盡焉

蒲氏宗孟曰天之所以命人君者非苟畀其天下之
奉而已人君之所以勅正天命者非苟利其天下之
養而已天命人君其要貴於不負其所畀人君勅正
天命其要貴於不悖其所為故能措天下于安寧無
事如是者豈有深遠難曉之迹變化不可知之理一
言而可盡者惟在順時惟在謹微耳舉天下之事有
大于天時乎不逆其時風雨時燠陽節日月光庶微
明驗天地之和格矣天下之事有深于幾微乎不忽

其微釁隙閉芽蘖消桃虫之害除堅冰之禍不至矣
時在天幾在人謹其在天者畏其在人者是以人君
之政有一相戾于其間陰陽乖謬寒暑四時將不得
其正生民將受其弊為之上者安得不謹乎

臯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
省乃成欽哉

臨川曰臯陶承歌以戒帝有謂屢省乃成欽哉蓋善
始非難而善終為難能屢自顧其成功則治不至于
亂安不至于危孟子曰一遊一豫為諸侯度是遊豫

人之所不免也君子非不豫也豫至於逸不可也君
子非不遊也遊至于盤則不可也此太康所以逸豫
盤游而至于失亡矣

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
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無垢曰臯陶喜舜之開悟不自知其言之出也所以
將順成就舜勅天命之美意而又堅固之使不変遠
大之使不息也至于舜賡續舜股肱之歌而歌之至
于載而不已者此又臯陶責舜之自反而脩已也其

歌之意以謂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寔由乎元首明哉而已是良與康乃人君明德之效驗也又以謂股肱情哉萬事墮哉實由乎元首叢脞而已是情與墮乃人君叢脞效驗也然則庶頑不格是誰之過與而區區欲以射侯撻罰書識威刑以懲之亦幾于苛碎矣不若退而修德知夫情與墮皆吾叢脞所致康與良皆吾明德所致則修德其敢已乎大禹之意夔之意臯陶之意無非使舜之自反舜祇敬三人之意而拜曰然自茲以往其敢不欽乎

范氏曰不明之君不能知人故務察而多疑欲以一人之身代百官之所為則雖聖知亦日力不足矣溫公曰人君明則百官得其人百官得其人則衆事無不美人君細碎無大略則群臣不盡力群臣不盡力則萬事皆廢壞此二者治亂之至要也

尚書精義卷九

夏書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

無垢曰洪水滔天九州莫辨禹欲治水先定九州之
界然後隨九州之山濬九州之川使水復歸故道而
入于海水盡土見即任其土地所出而作貢法不廢
其所有不責以所無不強以難得此之謂任土作貢
此聖人立言精到豈不餘一言約不失一辭

宋 黃倫 撰

張氏曰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則自堯舜以前天下經畛亦皆分而為九遭洪水之時經界圯壞封圻湮沒禹于是正其經界使九州各復其舊如東南距濟西北距河是為兗州北據海西距岱是為青州之類是皆高山大川分別為九州之界也

高氏曰傳曰兩山之間必有川焉水由是而行也故隨山而後濬川又曰土地所宜風氣所有物由是而產也故任土而後作貢

胡氏曰任其土地之有無多寡以制其貢故曰任土作貢蓋物之無不責之使有物之寡不責之使多任其土之所有以貢焉耳九州有貢有賦下以職供謂之貢上以取下謂之賦夏之賦亦謂之貢孟子所謂夏后氏五十而貢是也禹任土作貢故謂之禹貢張氏曰九州之別其來久矣大浸之後疆里錯亂封圻湮沒禹之治水至於地平天成然後因其故而別之此九州之所以分也隨山所以刊除其障蔽濬川所以疏通其壅塞九州之水其原出于兩山之間必

有川焉隨山而濬川水有所決而泛溢之患可除矣
夫然後可以任土作貢任土者任其土之所出而作
為貢法則下供上也易矣是故因於土地之宜

陳氏曰孟子言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此言蓋有所
攷而學者不知也經曰鯀陜洪水汨陳其五行記曰
鯀障洪水而殛死然則鯀之治水不能行其所無事
也蓋水曰潤下知潤下之為水則禹之為治水也隨
水原之所自出者濬之以為川寢寢乎水有所歸矣
鯀也者障之而使東陜之而使不濫今年一堤成明

年一防決歷九年而無功者汨陳其潤下之性故也
東萊曰九州之界以前固然但洪水汨濫沒湮了故
欲治水先別其疆界九州之界既定則可下手隨山
有兩意一謂隨山開導以觀水勢一謂隨山便導水
隨山之脈絡相視其水勢濬其川益稷言濬畎澮距
川此獨言川舉其大者而言之任土作貢任土物之
宜以作貢賦之法

禹貢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無垢曰敷分也分土即別九州之義以謂分別九州之地然後隨山之形勢以導水之歸路且又刊木之蔽障以表山路之遠近則又定高山如五嶽者大川如四瀆者東西既辨南北已明然後導山導川可得而施功也此蓋禹初措手治水之規模也不別九州之地則大界不分不隨山則地勢高下無從而知不刊木則道路無從而辨也不奠高山則無以定位不奠大川則無以行水規模如此其間曲折則又推此意而造化之耳

張氏曰橫流之初土為水之所沒則土未平夷禹於是敷而治之故謂之敷土序言隨山濬川者言其終也經言隨山刊木者言其始也蓋隨山刊木然後川可得而濬序總一篇之意故以隨山濬川言之經言治水之序故以隨山刊木言之此作書者之法也奠高山大川者奠之為言定也高山既定則九州之山正矣大川既定則九州之川別矣奠高山大川則九州之封域疆界理矣

胡氏曰所奠高山者冀州之山壺口梁岐太嶽雷首

砥柱析城王屋太行恒山碣石大伾青州之岱宗徐
州之蒙羽嶧陽揚州之敷淺原荊州之荆山衡山內
方大別豫州之熊耳外方桐柏陪尾梁州之岷山嶓
冢蔡蒙雍州之岍荆岐山積石龍門西傾朱圉太華
終南惇物鳥鼠三危是也所謂大川者冀州之衡漳
恒衛洺水大陸兗州之雷夏灘沮九河濟漯青州之
維淄汶水徐州之淮沂大野揚州之彭蠡三江震澤
荊州之江漢三澨沱潛九江雲夢豫州之伊洛瀍澗
滎波荷澤孟豬梁州之沱潛沔雍州之弱水合黎流
沙涇渭漆沮澧水是也夫先言高山大川而後列九
州山水川澤者先凡而後目也已列名山大川而更
言九山九川九澤者總括而結文也
陳氏曰敷治也高山九州之巨鎮也大川九州之巨
浸也奠定也禹欲定九州之山川升高而望之思草
木蔽翳故隨所至之山斬木以除蔽翳耳於斯時也
水土之功未施故定者高山大川而已

冀州既載

無垢曰冀堯所都也禹治水自冀州始曷為自冀州

始冀州河所注也為害特甚治在所先也自冀而兗
冀自兗而青自青而徐河水流行同歸于海然後自徐
而揚自揚而荆自荆而豫自豫而梁以治江淮之水
自梁而雍以治河上流梁高于荆荆高于揚梁荆之
水依揚而入海雍高于豫豫高于青徐雍豫之水從
青徐而入海其治水尚可攷也向非禹識大體先別
九州之界然後隨山刊木以開水路奠高山大川以
辨四方其何能知水之所出入而治之如此其密哉
禹之治水猶兵法之用兵也先登高山以望敵之大

勢某處陣堅某處陣薄某處走路也某處險地也然
後避其堅而衝其薄奪其險地而扼其走路其間變
化出入倒行逆施則又在將之智術何如耳禹之別
九州以至奠高山大川然後治水豈非出于此與
范氏曰冀州堯所都禹治水自帝都始故先言冀州
堯都平陽冀州之域今河東晉陽是也

張氏曰禹之治水始于冀州終于雍州冀州為最下
而又帝之所都先其下然後水有所歸矣列子曰天
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百川水潦歸焉

是故水勢趨下而萬折必東者自然之勢也九州之治莫先於冀由冀而東南次兗由兗而東南次青由青而東南次徐由徐而南次揚由揚而西次荆由荆而北次豫由豫而南次梁由梁而北次雍其先後之序必先于東南終于西北豈不以東南者地之最下者或先或後一終一始曷嘗任私智於其間哉蓋亦順導其勢而已矣

壺口治梁及岐

無垢曰既治壺口則梁岐之水皆治矣以言壺口之水既入于河則梁岐積水皆自壺口而通流于南河矣梁岐雍州界而言于冀州者以言梁岐水脉與壺口相連也

東萊曰既治壺口治梁及岐岐梁皆是龍門左右之地水之所以為患正緣龍門狹溢壅塞其水故禹治之鑿龍門使水勢通行以此觀孟子謂禹之治水行其所無事此豈得為無事蓋鑿其所當鑿治其所當治所以為無事也推之為學豈因循不作為無事為其所當為則為無事今人治水最難聖人惟先為其

難非聖人灼見此理自信之篤則憚而不為

既修太原至于岳陽覃懷底績至于衡漳

無垢曰既修太原至于岳陽者以言既治太原之水沿流而至于太岳之南也太岳在太原西南上流既治則下流通利而入于南河矣衡漳在懷北覃懷底績是先治上流也順流而下至于衡漳使漳水入渤海渤海入東河也或治東而西流或治上而下流或治下而上流皆禹一時造化知利病所在而治之不可以一途求也第以地理考之昭然黑白分矣治天

下猶治水也豈有常形哉惟知利病所在滯者興之敝者補之或寬或猛不可預定行其所無事而已吾何容心哉

張氏曰太原之地水攻蕩而壞矣必將有以修之故謂之修太原覃懷近河之地也衡漳者漳水之橫流也其治之非一朝一夕之力故曰底績所以見其功績之成也

王氏曰治水或言地名或言山名或言水名者言地名則以地有水瀰漫也言山名則以山有水壅塞也

言水名則以水汎濫而不見故道也治山之水者自上而達之于下治地之水者自小而達之于大故初則至于川次則入于河終則歸于海歸于海則無壅塞瀰漫不見故道之患矣治水或言載或言治或言底績其寔一也欲文其辭故異其字耳冀州治水至此則無水患矣

厥土惟白壤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

孔武仲曰冀州者西方之衝會天下之輿宅千里之封域豈其土地所生者無足以貢于王乎何其言不

及也謂內外之勢異耳冀州者天子所都之地也餘八州者諸侯所封之國也諸侯之君各以歲時奉其國之所有以獻于王然後謂之貢貢者四海之所有而折之內無也故充之漆絲青之藍絺徐之五色土揚之瑤琨篠蕩荆之羽毛齒草豫之漆臬絺紵梁之銀鏤砮磬雍之球琳琅玕萃四海之珍而致之天子謂之貢焉至于冀州之域千里之內金屬乎王一木材則林衡掌之矣一蒲葦則澤虞掌之矣一金錫則牧人掌之矣一禽魚則罟人獻人掌之矣是皆其所

自有之物何貢之云哉故夫冀州不稱貢者其勢異于餘州也

王氏曰田與賦皆分作九等故有上中下而上中下之間又各分之故有上上上中上下又有中上中中中下又有下上下中下下是為九等故上上為第一上中為第二等以次至下下為九等又曰賦乃田與土所出故八州言賦皆在田之下惟此在田之上者傳之誤也且九州或田與土品第高而賦則卑或田與土品第卑而賦則高何也蓋田土論性賦論多寡故田與土品第高者其性美也賦則品第卑者其數少也田土品第卑者其性不美也賦則品第高者其數多也故賦與田土品第不同

東萊曰水患平見其土色賦上上田中中差四等冀堯之都事事皆出于此所以特重于他州然別有所利亦與他州一般

恒衛既從大陸既作島夷皮服夾右碣石入于河

無垢曰從者復故道也作者畊作也謂恒衛二水既復故道則大陸可耕作也非獨大陸可畊作極冀州

之地至于島夷之地水患既去皆得安其故居而衣
皮服也島夷食鳥獸之肉而衣其皮此本性也以水
為患失其本性今蠻夷亦得其所矣况民乎碣石海
畔山碣石在海之北海在碣石之南而河又其南也
禹行河遠至冀州之極處然後逆流入河以歸帝都
方其入河時碣石山乃在夾掖之右此又記山川形
勢所在也又曰禹治冀州水害凡四處治壺口則
梁岐之水皆得入于南河治太原之水則岳陽之水
亦得入于南河治覃懷之水則衡漳之水得入于東
河治恒衛之水則大陸因以畊作島夷因以皮服其
識利病所在一處既通則數處皆受其利非其識見
窮盡水之理其能如此乎

上官氏曰即中國言之則冀者北方之極揚者南方
之極也青徐東方之極也雍梁西方之極也禹之治
水冀州之功畢則治及于北夷故曰島夷皮服揚州
之功畢則治及於南夷故曰島夷卉服青徐之功畢
則治及于東夷故青曰嶠夷既略萊夷作牧徐曰淮
夷蠙珠暨魚雍梁之功畢則治及于西夷故梁曰和

夷底績西傾因桓是來雍曰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
戎即敘蓋聖人以道莅天下而無內外之間故雖蠻
夷亦不棄此禹之功所以在于四海而與夫以鄰國
為壑者異矣

東萊曰夾右碣石入于河此帝都通漕運之道凡九
州必有漕運之道以一人統天下之大絲牽繩聯凡
所貢賦不可無道以達于帝都也

濟河惟兗州

無垢曰禹既定冀州則自冀而東以治兗州之水也

分別九州之疆界故定兗州分野曰濟河以為東南
據濟西北距河者乃兗州也既定其大界則一州之
山川不出乎濟河之間至於其間土色田賦貢篚草
木則又別白而言之使人主欲知兗州風俗土地可
按圖而知也有司將有所須必察其州之所出者而
取之不責以所無不廢其所有不求其所難得此又
禹別九州之意也其深美哉

張氏曰東南據濟西北距河兗州之界也九河之原
出于積石之西其始則一流而至於兗州遂析而為

九

九河既道雷夏既澤澠沮會同

無垢曰九河雷夏澠沮皆在兗州禹先治河使九河

復歸故道雷夏復為故澤而澠沮二水復會同于雷

夏則兗州之水患除矣又曰此州治水略不及山

則知兗州多平地而河患為甚也

張氏曰昔之水也懷山襄陵莫知其為川也亦莫知

其為澤也天下無適而非水也今也水患既平然後

辨其為澤而水復有所瀦故曰雷夏既澤澠沮二水

也會同則合流而為一矣

高氏曰九河既道者水有所行而不壅由其道也雷

夏既澤者水有所止而不溢鍾于澤也澠沮會同者

水有所合而為一始會而終同也此曰九河既道及

其終則必至於同為逆河入于海此曰雷夏既澤及

其終則必至于九澤既陂此曰澠沮會同及其終則

必至于四海會同理蓋然也不莫不亦患幸而欲望

胡氏曰九河之未道也其過在鯀及其既道則其功

在禹禹導河導洛導淮導渭導岍導嶓冢之類皆謂

之導則昔之湮者今皆因而通之使適乎道為之度
數而不敢私意以行焉此所謂行其所無事也
穎濱曰古者五材之用于天下莫不有患幸而得聖
人以治之故至于今而不傷今乏天下知夫江淮之
所以䟽山川之所以安草木之所以生兵刃之所以
割人之所以不茹毛飲血者也安知夫聖人脩其教
以治五行五材之難也五材之中其至柔者易洩狎
而不畏之者好以敗壞天下故堯之時水猶逆行汎
濫於天下得禹而後能止方禹之治水也治河尤難

以為河之所從來者高下分其勢以殺其怒而欲專
以一河受其勢可乎使後世而能守禹之所為則何
患于水之為災惟聖人為之甚勞而後世敗之甚易
故至于今河水歲溢而莫之或救蓋欲決而注之于
凶奴者近乎危築堤而守之者近乎固多穿大渠而
分其流則勞民而成功遲求之禹貢之遺跡而治之
則今之一河又非若堯之天下皆水也然後知夫九
州之高下與禹用功之先後則禹之行始于北方之
冀自揚而還入于天下之中循豫而訖于雍凡十餘

載而後功乃成使禹治水不先治之於崇高之地而
汲汲於卑濕之處則水之居於高者必反傾而赴於
下是卑濕之地未可以一用功而已天下之大川不
過江淮河濟而其小者不可勝數也不流而入于四
瀆之中入于海者蓋寡矣九江之相合伊洛瀍澗之
入于河其勢便也若蓋夫蓄之而不決如大野等之九
澤者則又其勢也

東萊曰究為水之下流水患最深看此可見漸包與
惟喬大不同禹既鑿龍門河水至此蕩激湧溢故禹

不惜數百里之地疏為九河以殺其怒善治水者不
與水爭地禹之所捐者數百里之地凡天下可以居
者皆禹之治也所捐者小所得者大以此推之人之
爭毫末之利而失其大能算却是不能算處後世河
水徃徃代為人患是非河害人乃人害河蓋禹所疏
之河皆湮塞而為平土之居水無所洩豈得無患大
抵水為五行之首其在天地間辟如人之血氣流轉
不已固不可使之涸竭亦不可使之壅蔽但令有所
容乃可凡瀦澤之類皆禹不與水爭地也

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
無垢曰九河既復故道雷夏既復為澤灘沮二水又
復會同于雷夏則水患盡除而宜桑之土可以蠶矣
向也洪水滔天瀰漫不辨東西何桑土之可論乎桑
土既蠶是此州之民皆降高邱而宅平土矣向也避
水故各就高邱今水患既除故皆降邱而宅土矣降
邱宅土九州皆然何獨於兗州言之鄭康成之意以
此州寡山而居濟河兩大流之間適遭洪水其民尤
困故避水者皆在高邱水患既除于是下邱居士以

其免于厄故喜而記之以此觀禹之功亦大矣極人
入于墊溺之中而付之以安平之地生養之原然而
有功如此回視略無毫芒存於胸次至無矜伐之可
見此所以為聖賢也學不學聖賢何以為人乎

張氏曰桑土則土之宜桑者也既蠶則人得從事于
蠶矣先王之時五畝之宅植墻下以桑匹婦蠶之則
桑者民事之本也水患既除民得以力本故曰桑土
既蠶是降邱宅土者橫流之初上者為營窟下者為
糟巢則民之避水患者莫不陟彼高邱矣今則降高

邱而宅平土則水患之平可知矣

蕭氏曰洪水之時九州之土皆失其所居然而究視餘州尤為甚故特言之

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

無垢曰向也洪水為患土地草木皆失其性今九河既道雷夏既澤灘沮會同故土地草木皆復其本也禹之功非特拯人於墊溺以遂其生也雖土地草木皆依之以遂其性其功為何如哉又曰下濕田所宜也今揚州之田自漢以來累計百萬以供闕中豈

土地之不美哉特人工修與不修耳此又不可不正也

高氏曰聖人推愛物之心一草木之微未嘗忽也故於徐州曰草木漸包揚州曰厥木惟夭厥木惟喬此曰厥草惟繇厥木惟條蓋以此也草木漸色則其本固矣本根固則質幹修質幹修則枝葉盛惟繇言其茂也未至於惟夭之美好惟條言其長也未至於惟喬之高大三州之草木如此則餘州可見也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

無垢曰言厥賦貞於厥田為中之下是史官刪潤以成其文也使云厥田惟中下厥賦惟中下此成何等文乎倘為第九則當云厥賦惟下下有何不可而故變文為貞乎又州自為第九何與賦事兗州所載無第九之文今遽近舍厥田之正而遠求州為第九州之說豈不迂乎余嘗疑之未敢斷也而東坡云賦當隨田高下此其正也其不相當者蓋必有因故如向所云相補除者非其正也此州田中下賦亦中下皆第六等然後余心斷然不疑禹治水乃是舜歷試時

歷試三年堯乃禪位以禹治水成功也舜受禪乃巡狩分九州為十二州使水未平豈能為此乎是禹貢之作堯乃禪位舜歷試時也

高氏曰說者謂禹之治水辛壬癸甲四載而已而孟子言禹八年於外此言作十有三載乃同何也蓋九河之道皆分於兗州則土田貢賦非若他州之比水土平而後別所以敷治之功為多從役之人為衆歷歲時為之作十有三載而與九州同功固其所也

蕭氏曰洪水之患雖虞難以遽平蓋自禹治之又八

年乃平獨兗州之貢賦凡十有三載乃同于餘州也
東萊曰兗州水患尤甚自禹八年於外及諸州皆平
約十三年乃與諸州同賦也孔氏謂禹當水初平其
制賦各隨其力後漸增此以後世利心窺聖人聖人
正不如此禹正欲當水患初平之時人工未盡脩地
力未盡闢制為貢賦之法後雖人衆地闢賦不加多
歲之于民以為裕民之政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浮于濟漯達于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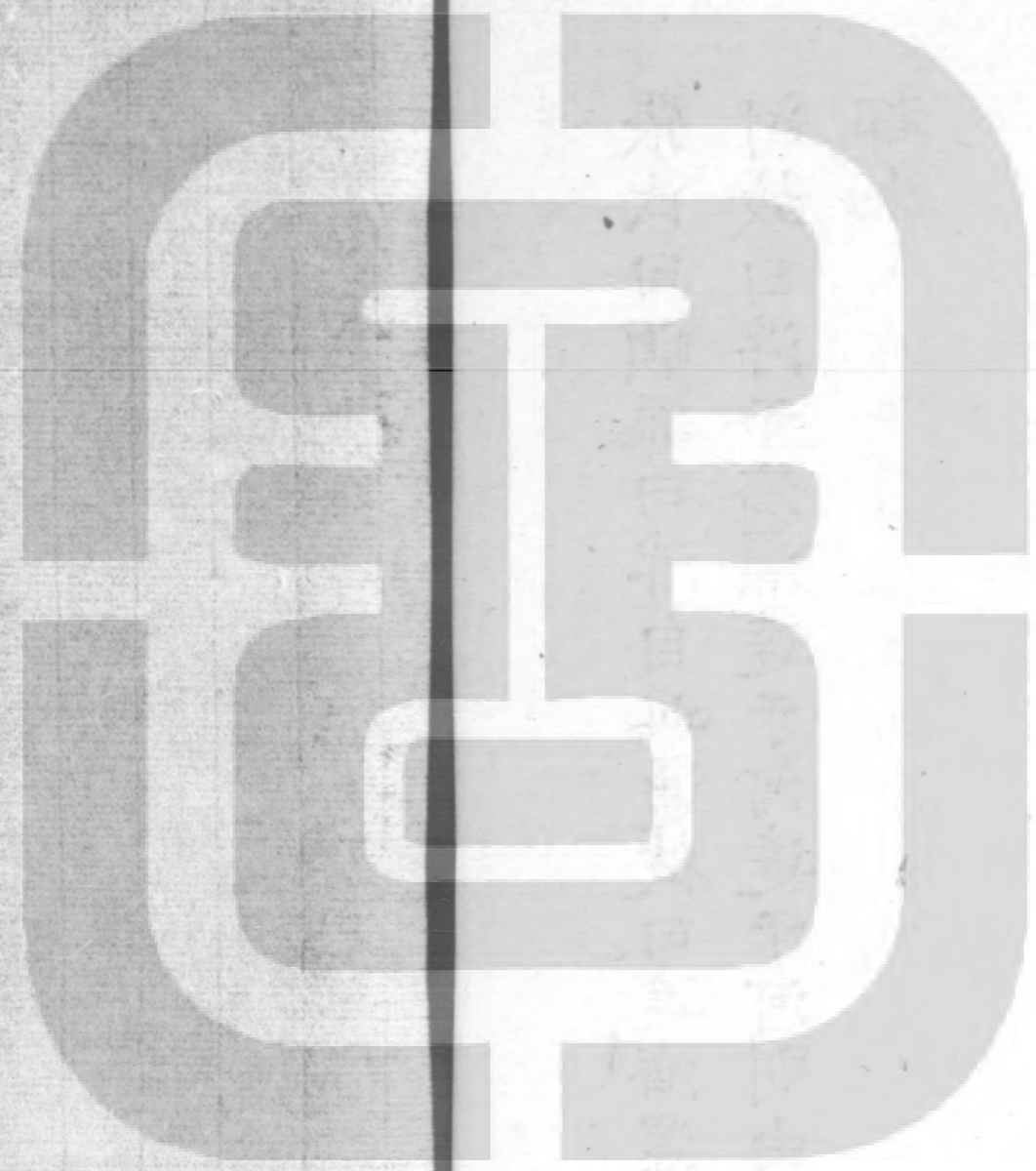
無垢曰漆可以為器用之飾絲與織文可以為衣服

之用因兗州所產而人工所長故因以為貢篚之數
也然而使人不樂輸于上而禹科定其名使之必貢
必篚是禹為聚斂之臣也切意水患既除人樂其生
無可以報上之德者斯民勤勤之意以為吾州所產
者有漆絲人工所長者有織文故或貢或篚以致臣
子之意若人子之獻其親也故因禹以定其數使後
世不得加損責以所無而求所難得者若曰地所產
者漆絲汝其必貢人工所長者織文汝亦必篚此為
所必不肯為也順流曰浮因水入水曰達以言順濟

漂而下沿流而入于帝都也入奏之間其間水勢曲折貢篚田賦細大皆一一開陳以為永久之計使帝可其奏則無復更改倘或上未合帝心下未合人意則將付之衆論以評其可否此雖不經見大抵聖賢所為例當如是耳

王氏曰時已有織文之貢則此織文也必非水去之後初為此制則其來遠矣以堯禹在上而不能革後世將誰革之乎衣不必溫而又為目觀之美則奢侈自堯舜前矣

張氏曰順流曰浮自此通彼曰達濟漂之水皆通于河故曰浮于濟漂達于河達于河則由河以會于帝都也



南京国民政府
教育部
注册在案

